



良心茶遊記

# 滇藏天塹虎跳峽(下)

虎跳峽以雄、奇、險、峻著名，尤以「險」聞名天下。兩岸高山聳峙，群峰插雲，谷坡陡峭，巨石壁立。南岸(東)為玉龍雪山，終年披雲戴雪，銀峰插天，主峰海拔5,596米，臨峽一側山體陡峭，幾乎是絕壁，無路可尋。山腰怪石峽，古藤盤結，山腳壁立，直插江底；北岸(西)為哈巴雪山，山勢崢嶸突兀，猶如刀砍斧削，主峰海拔5,369米。山腰間有台地，山腳為陡峻懸崖。西岸山峰，高出江面3,000米以上。兩岸虎嘯猿啼，狼豹出沒，陣陣風過，彷彿餓虎剛跳過去，還把威風凜凜的長嘯留在洞底。金沙江水被玉龍、哈巴兩雪山夾峙，峽谷與江面相對高差達3,900米以上，是世界上最深的峽谷之一。長江三峽的江面與峰頂高差僅1,500米；美國的地獄峽谷最大高差也僅2,400米，虎跳峽的深邃，由此可見！上峽口海拔1,800米，下峽口海拔1,630米，平均海拔高度1,800米。最高海拔約2,670米，最低處海拔1,000米左右，高低落差非常大，任何落下去的物體都會在一瞬間變成齏粉。千米深度的峽谷寬度僅60至80米，最窄處約30餘米。

兩側峭壁岩石為片岩和大理岩。被擠壓、撕碎的石石裸露着傷口。由於山岩的斷層陷陷，造成無數石樑跌坎，加之兩岸山坡陡峻，岩石壁立，山石風化，常有山崩巨石滾落谷底江中，形成礁石林立，犬牙交錯，險灘密布。致使江流湍急，瞬息萬變。不少段落的流速達每秒6至8米。急流像斬斷奪隘的猛虎，氣壯山河，勢不可擋。奔騰氣勢之浩蕩，「洶湧澎湃」已難以貼切其壯美。或激瀉漫捲，飛瀑轟鳴，聲震山谷，驚心動魄。或狂馳怒號，石亂水激，霧氣空濛。撞碎的浪花

閃現出七色的彩虹。枯水期水深4至5米，豐水期水深9至10米。在約20公里長的峽谷中，有險灘21處，高達10多米的跌坎7處，江流連續下跌7個陡坎，短距離中就有216米落差，平均每公里14米。水勢洶湧，聲聞數里。當地老人稱，在古代，虎跳峽地區曾是人不能靠近，鳥不敢迴翔的地方。虎跳峽天下險，但「險」中蘊藏着奪人心魄的壯美，吸引了無數勇敢者到此尋勝探險。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洛克曾三次遊歷虎跳峽，並租用飛機從空中拍攝照片，獲得大量資料，使虎跳峽聞名於世。

我國著名彝族將領張沖生前為考察開發虎跳峽水利資源，9次穿越虎跳峽。張沖將軍原為雲南王龍雲部下，曾擔任國民黨新三軍軍長、第二路軍總指揮，1946年到延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他於1980年10月在北京逝世前遺囑將骨灰撒在金沙江虎跳峽。張沖將軍的豪放令雄奇的虎跳峽在悲壯中增添了豪氣。1986年9月，中國洛陽長江漂流隊、中國科學院長江考察漂流隊首漂虎跳峽成功，但洛陽隊孫志嶺在滿天星灘遇難，四川《青年世界》雜誌記者萬明也在此採訪中以身殉職。他們將悲壯的魂魄賦予了虎跳峽。

大具壩子緊接着虎跳峽的尾部即下虎跳，金沙江進入大具境內，自西向東北橫切而過，江流把群山橫刀切開，左邊是哈巴雪山，右邊是玉龍雪山。大具壩子在玉龍縣東北角，南連麗江古城白沙鎮，西南與玉龍縣龍蟠鄉毗鄰，西與香格里拉市三壩鄉西族鄉隔金沙江相望。三壩鄉在香格里拉東南部，境內山高谷深，地勢西北高，東南低，三面群山一面臨江。大具和三壩鄉同處在三座大山的環繞之中。虎跳峽製造的天塹，千百年來阻隔了兩岸的往來交流。由於大具壩子在虎跳峽下虎跳的下游，隨着海拔的降低，在虎跳峽中一路咆哮的江水慢慢平緩下來，再無慣常的肆意翻滾、氣勢洶洶的面目，倒有幾分被關進籠子裏的馴服。江面少了兇險，多了空曠。進入大具壩子，平靜的金沙江水更變得清幽淡雅，呈現「野渡無人舟自橫」的意境。因此大具境內的金沙江段很早就有了渡口，可以行船。據記載，大具是歷史上納西族遷徙到麗江一帶最早的棲息地之一，已有上千年的歷史。



大具古渡

作者供圖

古時大具與對岸香格里拉三壩鄉之間的渡口是茶馬古道要津。大具的金沙江古渡和鐵索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僅維繫着滇川藏交界地區的康巴藏族和白族、納西族以及漢族等民族之間的商貿文化交流，而且成為原大麗江地區畜牧生產區與農耕生產區的紐帶。過去儘管在上虎跳至中虎跳也有在岩壁上開鑿的茶馬古道，但實在太過兇險，因而很多馬幫還是不惜繞道到下虎跳的大具古渡過江。除了小船渡江外，不少運送茶葉的商隊常採用「革囊」渡江。革囊渡江可以用革囊承載木筏，同時讓人馬和茶葉等貨物漂浮過江。比用那時的小船划槳渡江，既裝載更多，也相對更加安全。據說馬幫革囊渡江時，常有茶葉被金沙江水打濕。打濕的茶葉經過近半年運到西藏時，由於高溫高濕而加速發酵。茶商們一開始都將這種發酵的茶葉低價處理，但讓茶商們意想不到的，這種途中發酵的普洱茶竟越來越受歡迎，因為它的口感更為柔和，香氣更為濃郁。後來這種茶成為了有名的黑茶(熟普)。

大具渡口一帶曾經十分興旺，但隨着茶馬古道逐漸消失，特別是原大麗江地區一分为三，形成現今麗江市、迪慶藏族自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多重分割的行政區劃格局，大具古渡不斷衰落，建於其上的大具鐵索橋逐漸荒廢以至被徹底拆除，最後只有擺渡人的木船，維持下虎跳兩岸民眾及其社會、經濟、文化的聯繫。木船動力不足，只能從上游發船隨波逐流到下游靠岸，再以人力拉到上游，往返如是，形成一個「X」形的路線，擺渡非常辛苦。大具對岸的三壩鄉等地由於南下過江困難，經常遭大雪阻斷和高海拔路段缺氣之害。兩岸漢族、藏族、白族和納西族四個民族間的共同意識不斷淡化。2013年大具壩子下虎跳段建了新渡口。新渡口有了內燃機渡船，一次能渡數十噸物資，也能接駁小型貨車過江。後來政府又在虎跳峽上游修建了一座鋼橋、水泥橋、高速公路橋、鐵路橋，交通愈發便捷，帶動旅遊業爆發式增長，虎跳峽徒步路線受到國內外熱捧。大具又火起來了。

## 豆棚閒話

# 塗抹如鴉

青絲

看到一篇文章談論現代人為何字越寫越醜，認為這是一個經濟學現象，經濟越發達，人的書寫能力也隨之退化。兩者是一個呈反比的關係，像牆垣一樣分隔出人類行為的動機和根本理念。我對這個話題有感觸，是幾天恰好因辦事需要，手寫了一份文字材料。久未動筆的我，驚訝自己寫字竟然變得如此難看，因擔心會給他人帶來辨認的麻煩，不斷寫了撕，撕了又重寫，整個人像是被捲入到了一場無休止的智力消耗運動當中。

回想學生時代，我寫字雖然談不上筆走龍蛇，但也算是很清秀的，每年參加學校舉辦的鋼筆字比賽，總能獲獎。其後進入社會工作，也常有人誇讚我寫字筆法圓熟。沒想到進入電腦時代不到30年，就已是春蚓秋蛇、鴻毛滿紙，退化到如斯境地。最主要原因當然是生活中需要動筆寫字的場景越來越少。剛開始倡導無紙化辦公的時候，遇到簽收各種單據還須動一動筆，寫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名字。近年更是電子支付，連簽名的機會也沒有了，生活形態與舊有模式形成了根本性的斷裂。

從人類學和社會學角度看，寫字是一種社會服務的敘事，帶有很強的社交功能和實用性質。古代科考，字跡端正工整、剛勁適健的人，就有很大的優勢。即使最後無法登第被錄取，也可以憑著一手好字到各衙署從事謄寫抄錄的工作，再不濟到街頭代人寫書信春聯，也能混口飯吃。人們也普遍願意相信，字寫得好的人，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象徵。這些物質或精神上的回報，就是一種生物賄賂，促使人們去花更多時間練習，把字寫好。

我過去之所以寫字不錯，也是從小就被家人督促練習毛筆字。硬筆字與軟筆字其實是一脈相通的。練過軟筆字的人，須長時間懸提毛筆書寫，手腕會沉穩有勁。練軟筆字須心手配合，久之就能做到心手相應。至於怎樣轉鋒行筆，如何分行布白，這些技巧其實都能夠落到硬筆字的書寫上。所以，凡是練過軟筆字的人，寫字都不會太差，還能通過這一過程明白一個道理：人只有專注於一件事，才能做好。

如今網絡全面重塑人們的生活，不只是應用場景的變化，還包括從物質到精神上的一切延伸。現代人不僅依賴網絡生活，也用網絡思維進行思考。一方面電子設備對寫字場景實現了全面覆蓋，寫字也不再被當今大多數人看作是對自身有益的技能。以往精神領域裏人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傳統崩塌了，之前的行為就失去約束力——誰還有閒心練字呢？何況字寫得好壞又有誰在乎？

寫字越來越差，只是現代人被網絡異化的一個截面。當下這個時代正在與人形成一種奇妙的對偶關係——世態在變得複雜，人們的生活場景和想像力卻在變得簡單。

## 詩情畫意

# 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十二 雜帖(節選)  
——王羲之(東晉)



王羲之 雜帖節選  
今付北方贈二夾，吳興餅二器，蒜條四千二百。  
春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庚戌夏 素神配畫

王羲之是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東晉時期鼎鼎大名的書法家，被尊稱為「書聖」。我們今日不談王羲之的書法，看看他在許多帖文中輯出的幾段關於菜餚、水果、食材及藥膳的文字，窺看當時飲食生活的點滴。

雜帖第一條中所說的吳興，在網上資料查詢，原來「鮮」是指用吳興地區(大約是今日湖州一帶)盛產的糯米，內包裹着食材，類似今日的日本壽司。從此帖中可見東晉時期已有這樣先進的食法。蒜條四千二百，數量不少，蒜條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蒜芯，是從大蒜中抽出的花莖。東晉時期怎樣吃蒜條呢？我也很喜歡吃，我的吃法很簡單，只把蒜芯切成寸度，配以肉絲同炒，下少許鹽調味即可。蒜芯很清甜爽脆，以後吃此菜時便當想起王羲之了。

帖中還有「奉橘三百枚」，數量不少，一棵橘樹能結出多少果呢？一送就三百枚，一下子吃不完又應如何處理？果皮可曬乾保存，果肉呢？今日我們有冰箱，我常把吃不完的水果如橘肉、車厘子等各式各樣的果類，加糖不加水煮成果醬，留待做麵包或蛋糕時用，也很不錯。

## 詩詞偶拾

# 運河岸讓意識行走千年(外二首)

嘉興月河  
老石板行走千年  
飛馳的河水  
洗滌着一個個河灣  
灣，其實很小  
哪裏有月牙描述的味道  
無非是沉澱的字  
喚醒過史海的拂曉  
當然，也可以臨河而坐  
更可以舀一盆河水置於桌面  
陪我飲茶，品齋，品  
史海裏那一次次逝去的浪滔  
風在，花永不凋謝  
也如這運河水  
歷經過古劍狂舞風蕭蕭  
平淡，根  
自在逍遙  
長廊靜坐  
思路裏讀盡流年舊事  
古牆的鐘，此刻  
也寫天驕

### 嘉興子城遺址

1700年，子城  
將標點剔刻  
嘉興的歷代府衙

還有兵營，和  
救死扶傷的醫院  
官與兵，時光裏匆匆來去  
亦如晝夜，輪迴  
更有繁星  
離離，一次次成為泥土  
新雨後，草木，又一次次重生  
還是要問問那一棵棵老樹  
太極的舞步，似已  
將時光的文字  
默默讀懂

### 京杭大運河嘉興分水墩

在嘉興，在蘆席區  
搬把藤椅，臨河而坐，細品  
三河口，細品  
運河分水墩意的滋味  
一千多年了，皺紋  
跳上了面頰  
老石上的青苔  
還記着當年的對話  
佛音猶在，禪  
也許就是那棵垂柳  
拱橋的詩經，早已  
將萬物感化

## 浮城誌

# 善良的媽媽

張武昌

媽媽年紀大了，不幸患了老年癡呆症(腦退化)。「屋漏偏逢連夜雨」，之後得了腦梗入院治療。我們雖然有七兒兄弟姐妹，但因工作生活在不同城市，入院後唯有請護工幫助。

接到媽媽病危的消息，我趕緊請假帶着剛考完試的兒子回鄉探望。中午在香港乘坐高鐵，晚上便回到了媽媽生活的城鎮，剛吃完一碗飯，便接到電話說媽媽呼吸困難，急促呼喚兒子前往醫院。找到媽媽住院的病房，哥哥、妹妹、妹夫等已齊聚病房。其中有一位陌生的面孔，也站在媽媽的床前，教我們大聲呼喚媽媽，說我們回來看她了，她就是媽媽的護工。見到媽媽張大嘴呼吸的樣子，夠嚇人的，我以為她就快離我而去。

腦梗真可怕，4月小聚，媽媽還好好的，6月下旬的一天半夜，從監控中看到媽媽坐在床邊想下床，看上去她的腳已經不聽使喚，約10分鐘後勉強下床，然而這一下就

出了大問題，站不起來了，永遠站不起來了。她用左手撐在地板上，右手拚命想拉床上的床墊，想回到床上去，可是腳已不靈驗了，幾分鐘後，左手已無力支撐，最後倒下了。頑強的求生意志驅使，她摸到了一把頭髮梳，拚命梳理頭髮。第二天早上，妹妹從監控錄像裏看到了過程，心知不妙，忙前往施救，然而當時沒有意識到媽媽得了腦梗，還以為是血糖引起的症狀。後經一位醫生朋友初步判斷是腦梗，決定送醫院治療。入院後，媽媽的病情並沒有好轉，精神狀態一日不如一日，並逐漸進入昏迷狀態。初入醫院，媽媽還有意識，右手仍會搖扇子，但不能說話了……

2023年7月7日中午1點正，媽媽安詳地離我而去。為表達思母之心，特把近期的思緒記錄整理：在為媽媽守靈期間，回憶着媽媽生活歷程的點點滴滴。媽媽一路走來殊不容易，她從小痛失父親，僅在岐嶺

讀過一年書，被迫輟學，13歲便要帶弟弟妹妹，幫助家裏的農耕。饑荒年代，她用竹篾綁在錐頭上，手腳並用踏糠槌，幫助家裏度過艱辛的日子。19歲嫁給比他年長9歲的父親，因為我奶奶體弱多病，她在繁重的農耕中還要照顧我的爺爺奶奶。媽媽生育了8個兒女，除一個因病夭折外，其餘均撫育長大、成家立業。媽媽出生的地方也是一個小山村，當年樹木茂密，山中經常有老虎出沒，她曾目睹老虎入村捕食村民飼養的豬。能夠看到老虎，村裏的人戲稱她必有後福。她善良的心，贏得村民讚許。

4月探望後，原計劃7月兒子考試成績放榜後，再一齊回家與媽媽團聚，期待兒子能入讀心儀學校讓媽媽也為他高興，再說服媽媽到香港與我們同住，現在心願不能實現，只能望天長嘆。無奈媽媽晚年得病，而我又未能與她生活在一起，遺憾終生。

## 來鴻

# 餘白之美

吳晨明

## ——從靳埭強《心畫》系列看中日二十世紀的水墨變革

今年3月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辦的「舞畫道」表演，依據香港著名平面設計師、水墨畫家靳埭強的水墨畫作進行舞台美術設計和舞蹈編排，將其創作的波普水墨、仿古水墨、抽象水墨作品一一在舞台展示，以獨特的形式回顧了其半世紀以來的的水墨創作之路，其中以紅點形象為顯著特徵的《心畫》系列作品尤為亮眼。

《心畫》系列為靳埭強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與日本著名平面設計師田中一光在奈良舉辦的設計雙人展而創作的一組水墨畫作。作品基於「畫自我心」的創作理念，由上半部分中間位置的紅色圓點和下半部分的水墨線條組成，其餘部分則是大面積的留白。紅色圓點看似簡潔，近觀才會發現其層次的豐富，經藝術家層層渲染的處理，紅顏色從內至外呈現出由濃重到清淡的轉變；下半部分的水墨線條作為畫面的主導，是用粗狂的書法線條呈現的山丘形體，雖然僅寥寥數筆，但水墨的濃淡深淺錯落有致，山丘的形態加之周邊水氣雲煙的細節，頃刻盡在畫中；特別是四周大面積的空虛餘白，不僅使畫作色彩對比更突出，也使畫作言簡意賅，增添禪味禪意。

1942年出生於廣東番禺的靳埭強，不僅是香港知名平面設計師，設計了大量香港本地及國際上耳熟能詳的標識、海報和郵票，也是香港新水墨運動的活躍分子。新水墨運動是中國傳統書畫的再次革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起於中國香港和台灣

地區，既有別於由林風眠(1900-1991)為代表的二十世紀上半葉以吸取西方技巧而進行的中國傳統書畫的第一次革新，也有別於一直盛行於關東地區的以注重寫實、寫生、用色鮮亮的嶺南畫派，而是將歐美時興的抽象、設計等概念和傳統書畫技巧結合，水墨大師呂壽琨(1919-1975)、劉國松(b. 1932)、王無邪(b. 1936)都是此運動代表人物。靳埭強本人作為新水墨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受呂壽琨影響採用歐美現代抽象主義的概念，又強調東方的審美和禪宗的韻味，受劉國松影響運用了水拓等新的繪畫技巧，受王無邪影響在畫作中加入了西方的設計原理。因此，靳埭強既有採用歐美的抽象主義，設計理念的幾何圖形，又有採用中國書畫的傳統留白、中國書法的線條韻律、焦濃重淡輕的墨分五色等技巧，畫作中西合璧、入古出新而獨樹一幟。

同樣盛行水墨畫的日本，經歷了鎌倉(1185-1333)和室町時代(1336-1573)的禪宗繪畫、江戶(1603-1868)和明治時代(1868-1912)起源於宋元文人畫的南畫等幾個重要發展階段後，在上世紀初也開始了以近代日本畫先驅竹內棲鳳(1864-1942)和橫山大觀(1868-1958)為代表的革新。竹內棲鳳師從以寫實為基礎的京都傳統畫派圓山四條派，1887年畢業於京都府書畫學校(現為京都市立藝術大學)，後遊學歐洲。他受英國浪漫主義風

景畫家威廉·透納(1775-1851)的影響，在作品中引入空氣透視、捕捉光影等西方繪畫技巧，同時又繼續採用中國書畫的留白、破墨、潑墨、暈染等傳統技巧。特別是在晚年時期創作的《雨中山水》、《水墨山水》、《水村》等水墨畫作，將歐洲的寫實主義和京都圓山四條派的寫實相結合，用墨的濃淡渲染山水樹木景致，用留白表現描繪景致的空間，作品光感、空氣感十足。橫山大觀受注重裝飾性的傳統畫派狩野派影響，1893年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現為東京藝術大學)日本畫系，後也遊學歐洲。他興起「新日本畫運動」，主張以色彩代替傳統的線條，也致力於光影等西方繪畫技巧的表達，在創作中依然會保留留白的傳統中國書畫技巧，如其《東山》、《月明》、《生生流轉》等眾多水墨畫作中都有體現。

由此可見，作為中國書畫傳統技巧的留白，在中日近百年的水墨變革中依然保留，而《心畫》系列所展現的獨具匠心的餘白之美，也是此變革後的成功之處。

◆《心畫(三)》，64×64cm，Mindscape III, 1997, 設色紙本

